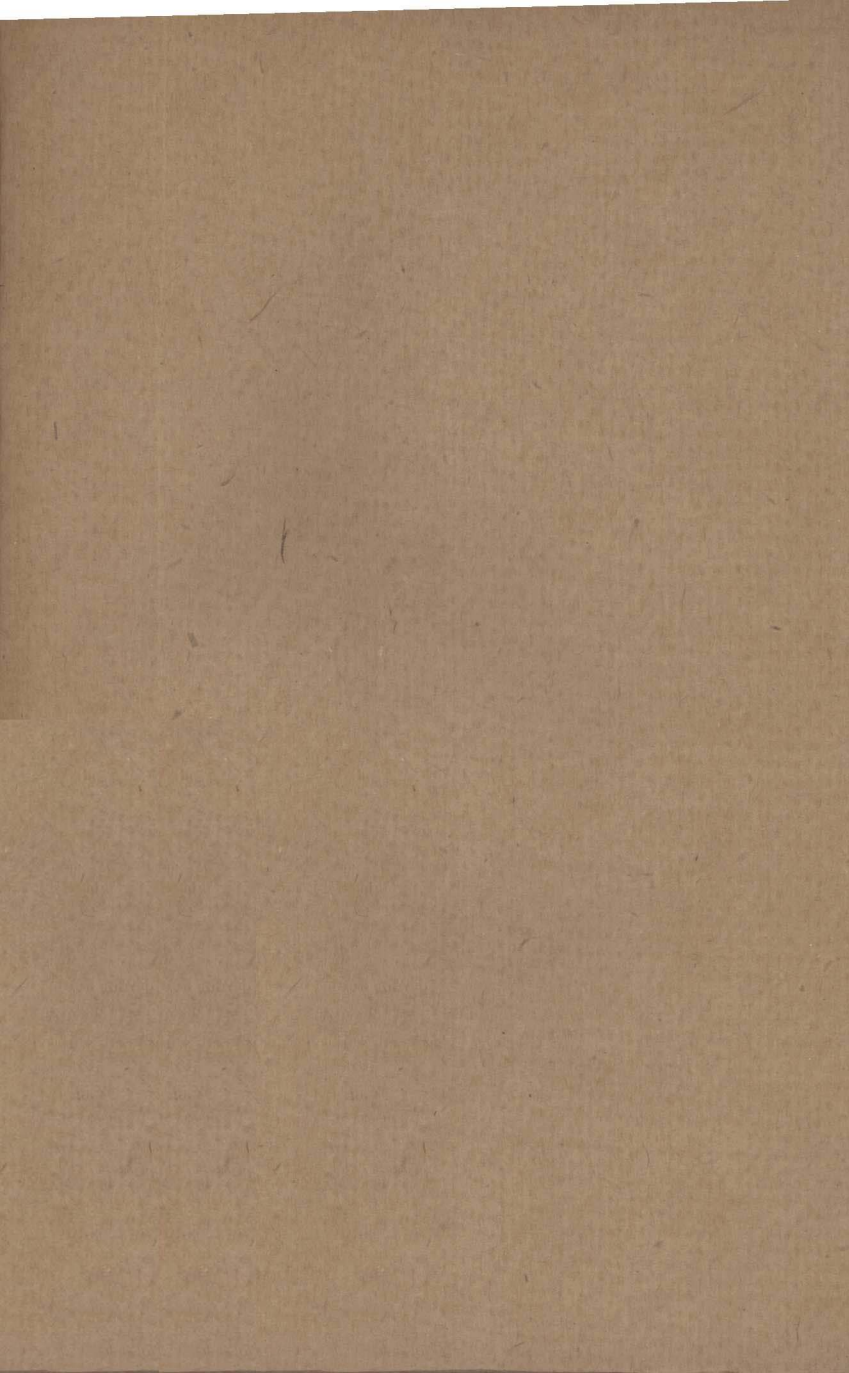


891.7
55

茅
回
十
一





蘇聯短篇小說

第十四

拉甫甫列涅夫著
曹靖華譯

莫南書店出版

一九四七年四月

第四十一

第一章

作者不得已而寫的楔子

哥薩克的馬刀在北方圍成的閃光的套圍，清晨的時候，經過圍槍猛力的掃射和紅的黨代表葉秀可與最後的猛衝，在一剎那間將馬刀套成的重圍衝破了。

由那死的重圍裡衝出來到沙漠裡去的共有：紅的黨代表葉秀可夫，二十三名士兵和馬柳特迦。二百一十九名人和差不多所有的駱駝都直挺挺的長眠到那冷清清涼的荒沙灘上和彎曲低矮的灌木叢間了。

當向上尉布魯葛報告說敵人的殘部衝出的時候，他用那獸蹄一般的手掌扭着自己的鬍子，打着呵欠，張着鐵烟灰盒一般的口，懶洋洋的說：

「儘他去！再別費馬力去追他了。在沙漠裡自己會死的。走吧！」
可是紅的黨代表葉秀可夫同二十三名兵和馬柳特迦輕巧機伶，野兔一般，瞬息間就跑到那無窮的沙漠裡去了。

讀者一定忍不住的要知道爲什麼是「紅的葉秀可夫呢？」
得逐次敘來。

當哥爾下克（註）舉兵將奧林布爾格的交通破壞了之後，土耳其斯坦鞑皮子的黑細料纏斷絕了。從此就到了騷動的，混亂的，皮革底時期了。

人們都由那舒適的安樂窩裡淪落到風吹日晒，雨淋雪壓和嗚嗚的子彈的囑囑了，保護人體的衣服當要格外結實些。

因此都穿起皮的短衣了。

皮衣本來染的都是黑色的，穿起這皮衣的人們，鋼鐵一般的裝璜着一片莊嚴而剛毅的精神。可是土耳其斯坦沒有這種顏料了。

於是革命軍司令部就沒收起民間所儲存的件伯克人染紗頭巾和土耳其女人染地氈的德國的靛青於是就用顏料染起羊皮了。土耳其斯坦的紅軍穿起這皮衣，閃着虹一般的——紅黃橙藍紫的顏色

麻臉的倉庫管理員照着司令部的發條無意中發給葉秀可夫一身鮮紅的皮衣。

葉秀可夫幼時的面孔也是紅的，並且帶着紅的斑點，頭上的鬚髮絨絨的好似鴨絨一般。

如果裁長補短的把葉秀夫的體幹稍微改造一下，那麼他那整個的卵形的體幹，穿着紅的皮短衣和紅圍子，那真活像復活節染的紅雞蛋。

葉秀可夫的背上十字叉的背着武裝皮帶作x字母形，想着如果他扭過身來，他的前面應當有x個字母B。

註 哥爾下克爲俄國白黨領袖之一，歐戰時曾爲海軍大將。一九一七年末經日本回到西比利亞

，受白黨政府令爲陸軍總長。得帝國主義者之助，解散憲法會議，宣佈自己爲俄國最高執政者，出兵進攻蘇聯，後逐次爲英勇的紅軍擊敗。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被擒，在下

烏金斯克槍決。

可是沒有遺囑。復活劑和耶穌藥秀可夫是不信的。

他信的是蘇維埃，是第三國際，是非常委員會和粗糙而有力的手指中所握的沉重的烏黑的手槍。同葉秀可夫由那馬刀鑿成的死圍裡衝出向北方跑去的二十三名紅軍士兵同一般的紅軍士兵一樣，是些很平常的人。

可是他們中間有一個不平常的人就是馬柳特迦。

馬柳特迦是亞斯特拉汗附近，沃瓦河下游一個蘆葦圍繞的三角洲上一個漁村裡漁夫的孤女。

她穿着很硬的油布襪子，由七歲起就坐到那油洪洪的破魚的木凳上用刀子破了十二年銀白而光滑的魚肚子。

當城市和鄉村招募義勇赤衛軍的時候，馬柳特迦突然將刀子往木凳上一插，穿着很硬的襪子，起來到赤衛軍裏報名去了。

才上去被驅逐了，後來她天天去懇求着，遞了一個擴絕性的生活，停止生育，一直到了勞動戰勝實本，得到最後勝利的時候這樣的願書，於是就按着普通的權利把她收下了。

馬柳特迦生得好像岸上蘆葦似的細細的身個，棕色的髮結上繫着花結，戴着褐色毛皮帽子，帶着淘氣的貓一般的閃光眼睛。

馬柳特迦生平最愛的是幻想。她愛幻想並且還要用那殘斷的鉛筆在一切的紙片上寫得那歪歪扭扭不成字形的詩句。

這是一切的部分都曉得的。每逢軍隊到了有報館的城市的時候，馬柳特迦就到報館裡要張紙來。用舌頭舐着那由興奮而乾的嘴唇，聚精會神的謄寫着詩句，每首詩上都標着題目，下邊簽署着：

註 俄國在復活節時信教者家家都染些紅蛋。蛋之一面寫字母「x」，一而寫字母「B」，即

ХРУСТОС БОЖИЦЕ 之縮寫。為慶祝「耶穌復活」之意。

馬柳特迦作。

逃到編輯室裡去了。編輯員都注視着那位穿着皮衣，帶着馬鎗，細細身個的姑娘，驚奇的接了話。答應她看一看再講。

馬柳特迦沉着的向一切人環顧了一下就走了。

編輯室的秘書與會勃勃的反應思索着那詩。他的雙肩聳起而要微顫了。忍不住的笑得嘴也張開了。報館的職員都聚來和秘書絡繹的笑着讀着詩。

職員們都坐到窗台上搖擺着；在那時報館裡還沒有安樂椅呢。

詩有各種各樣的。其中有一首關於列寧的：

列寧是我們無產階級的英雄。

我們將你的像立到廣場上。

你推倒了他們的沙皇。

你推倒了他們的沙皇。

馬柳特迦第二天早上又來了。目不轉睛的牢牢的釘着那秘密的拘禁的圓孔，拿起詩稿拉着長腔說

「那麼，不能夠發表嗎？不成熟的東西嗎？那彷彿我用斧子由心裡砍出來的一般，砍來砍去總是砍不好。再費上一點氣力——到底總是沒辦法！他媽媽的，爲什麼這東西這樣難？唔？」

土耳其的毛皮帽子嵌到額頭上，聳了聳肩就走了。

馬柳特迦作詩是失敗了，可是他打鎗打得異常的準確。他是葉秀可夫這一個隊中一個最好的射手。在作戰的時候，總時時刻刻的跟着紅的黨代表。

葉秀可夫用指頭指着說：

「馬柳特迦！照着那軍官打！」

馬柳特迦密着眼睛，壓着嘴唇，從容的開着槍。子彈出去向來是沒有響聲的。

「第三十九個，他媽媽的。第四十個，他媽媽的。」

「他媽媽的。」——這是馬柳特迦最愛的一句口頭語。

罵人的話她是不愛的。有時人家同她罵玩的時候，她總羞答答的不作聲的臉紅着。

馬柳特迦現在對於自己的顧慮嚴格的遵守着。在部隊裡沒有一個人敢同她吊眉眼。一天晚上，一位新入伍的匈牙利人顧卡，拿他的藍眼睛死死的釘着她。結果吃了一個大沒趣。馬柳特迦拿起手槍恨地把他敬了兩下；打落了三個牙和帶着鬢角上的傷痕連爬帶滾的滾開了。

紅軍的士兵們都很親熱的拿馬柳特迦鬧着玩笑，可是在作戰的時候，都愛護她比愛護自己還狠些。

在他們那鎧甲似的鮮色的皮衣裏着的心靈裏，都潛藏着無限的相思的悲苦，深深的眷戀着自己的閨中人。

二十三名士兵，紅的葉秀可夫和馬柳特迦就這樣的在那北方的暗淡淒涼的沙漠裏過去了。

二月的茫茫的白雪在旋捲狂嘯着，鬆軟的白雪，羽毛地氈一般的蓋過了沙丘與凹溝。彷彿天也在向這昏黑與風雪中的行人狂嘯着——是野風罷，是敵人追擊的流彈惡恨恨的在空中怒嘯呢！

穿着破靴子的沉重的脚步，踏到那白雪和荒沙裡，格支格支的響着很難拔得出來了。挨餓的斑毛的駱駝，口裏在倒着白沫。

被風吹去了浮沙的鹽澤，閃着晶瑩的光輝，無邊無際的周圍，好似利刀斷肉似的沿着那平坦的，昏暗的，低矮的地平綫把天和地分開來。

這一章說起來在我的小說裡的確是多餘的。

閑話少說，言歸正傳，我所要說的都留待下回再分解吧。

不過讀者必須要知道的，是由那裏和怎麼在克拉——古都井西北三十七里（註）邊的地方發現了古列夫特務隊的殘部，為什麼在紅軍部隊裏有女子出現，為什麼黨代隊葉秀可夫是紅的和還有好多爲讀者所必須知道的東西。

不得已，我才寫了這一章

不過我敢信——牠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第二章

地平線盡處隱現着小小的黑點，到跟前看來，就是近衛軍的中尉那魯奧特維。

由葛德井到蘇古渡井七十哩，由那兒到吳世堪泉還有六十二哩。

是夜裡的時候，葉秀可夫把鎗托往那古樹盤上一頓，帶着宏戰的聲音說：

「停止吧！宿夜吧！」

拿碎木片烘起火來。黑烟的熊熊的火盆在燃燒着，野火周圍的沙地都黑陰陰的化過了。

到獸包裏找些米和脂油來。鍋裡煮着稀飯，飯裡放着強烈的羊羶氣。

都擠得緊緊的圍着野火。靜默的打着牙齦，都想極力的由這侵人骨髓的風雪的嚴寒裡放出自己

來。把脚都一直的伸到火上烘着，又響又硬的皮靴使得噉噉的亂響。

葉秀可夫的寒顫的手指在捲着烟草。

噴了一口烟，帶着烟氣慢吞吞的說道：

「同志们，應該要計劃一下，到那兒呢？」

「到那兒。」一個死人一般的聲音隔着野火說：「反正結果總是一個死吧。到古列夫是回不去了

哥薩克人攻到那兒了，可是除過古列夫沒有地方可去的。」

「上黑兀難道不能去嗎？」
「嘿！嘿！別說傻話吧！徑克拉——古摩至少有六百哩遠，看你去怎麼走呢？你吃什麼呢？誰能把你當糞子拿來煮來吃嗎？」

都哈哈大笑起來，那位死一般的聲音又失望的說：

「結果只有沒一個死吧！」

葉秀可夫的心都收縮了，但是外面不表示出來，只惡狠狠的打斷那說話人的話：

「你這小濕蟲！別驚動人心吧！每個傻子都可以死的，不過要自己細心打算怎樣才可以不死呢！」

「到亞力山大要緊去吧，那兒是自己的人，是漁人。」

「用不得，」葉秀可夫說：「據報告說德尼金（註）的陸戰隊登陸了。克拉斯諾沃德和亞力山大村寨都在白黨手裏。」

二個人發着嘆語在呻吟着。

註一哩爲俄里。合中里二里。

註二德尼金爲沙皇時將軍。一九一八年爲南俄全軍總司令，科尼洛夫死後，德尼金對蘇聯繼續作革命的進攻。佔領查利岑後，德尼金宣稱奉全俄最高執政者哥爾卜克命，出征莫斯科。一九一九年秋，白黨德尼金軍隊佔領烏克蘭全部，庫爾斯克，奧列爾直抵都拉。十月十九日紅軍開始反攻，肅清奧列爾。白黨軍隊潰退。十一月十一日讓出了哈爾科夫，十六日讓出了畿輔，次年一月八日讓出了洛斯多夫，二月六日讓出了奧德沙，一月二十八日讓出了諾沃露西斯克。德尼金殘部企圖往北高加索逃遁不成，一部分往克里木撤退，一部分投降。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蘇總司令之職變與吳爾格爾將軍，德尼金逃亡美國。

鵬秀可夫用手掌拍着些火烤熱了的雞蛋說：

「好吧！只有一條路，同志們，到阿拉爾去！阿拉爾是可以到的，阿拉爾海岸上有游牧人，到那裏停一停好繞道克查林斯克去。克查林斯克有我們的前防司令部。那裏還有房子住呢。」

說了就不做聲了。能到與否，他自己也不敢相信呢！

旁邊一位躺着的人，抬起頭來問道：

「可是未到阿拉爾以前這些時吃什麼呢？」

鵬秀可夫又打斷他的話說：

「勒褲帶吧。你不是王孫公子！還要叫給你預備山珍海味嗎？就這樣走吧。現在還有米，鹽也多

少還有一點。」

「能够三天的路程嗎？」

鵬秀可夫怎麼三天！由此地到橋內石海灣有十天的路程呢。我們有六個駱駝。食糧吃完的時候，——就

殺駱駝吃。反正就這樣吧。把這一個駱駝殺了，把肉馱到那一個駱駝上向前走吧。就這樣去罷。」

鵬秀可夫默然了。馬柳特連之以駭支頭，竊到野火跟前，目不轉睛的閃出那錐一般的光輝，望着野火出

發，鵬秀可夫在愁悶着。

「完事了！我的命令是拂曉要出發的。或許不能都到，」黨代表的聲音把鴉鳥都驚醒了，「可是

要走呢……同志們，因為……要知道革命……爲全世界的勞動者而犧牲呵！」

黨代表挨次望了望那二十三個士兵的眼睛。那年來士兵的眼裡閃出那革命的光輝都消沈了。眼睛

都無光了，都垂頭喪氣的把臉扭了過去。

「殺駱駝吃，吃完了自己互相殺而食之吧。」

都又默然了。

鵬秀可夫又突然發着女人一般的尖銳的聲音叫道：

「沒有可討論的！革命的天職你們曉得嗎？別多嘴吧！命令一下——就完了！抗令者就槍決。」

咳嗽着坐下。

那位用探條攪着稀飯的人，突然高興起來說：

「哭什麼呢？吃飯吧——不吃不白養了嗎？丘八們，媽媽的！」

都用勺子挖着爛熱的油洪洪的稀飯，怕冷了，一填到嘴裡就吞下去了。但當吞的時候，那粘到嘴唇上的雞閉的脂油即刻就凝結了。

野火燒完了，剩下的紅黃的火炭，在夜色裡閃灼着。都擠得緊緊的，睡着，打着鼾聲，發着陰騷呻吟着。

已經晨曦微動了，都很快的搗着葉秀可夫的肩去催醒他。

睫毛都凍得難以睜開了，凍硬了的手，習慣成自然的先去抓住鎗。

「別忙，別着急！」

馬柳特迦彎下腰在站着。他的眼睛在那灰黃的風雪裡，閃出錐一般的光輝來。

「你幹嗎呢？」

「起來吧，黨代表同志！不過要靜一點！你睡的時候，我騎着駱駝去逮了一團子。克爾格支的商隊由真葛德來了。」

葉秀可夫翻了翻身。粗着嗓子問道：

「什麼商隊，扯什麼說的？」

「的確的……扯謊叫我，他媽媽的！大約有四十匹駱駝呢！」

葉秀可夫一下子就跳了起來，用手指打着嘴子。士兵們都勉強起來，擰着那硬了的彷彿不是自己身子，但是一聽到商隊，意識都即刻的恢復了過來。

起來了二十二個人。後來的一個沒有叫起來。裹着馬衣躺着，那身子凍得在裹着馬衣打着寒顫。

「打皮塞的！」馬柳特迦很自信的說着，用手指到他脖子摸了一下。

「哈哈，鬼東西！怎麼好呢？用耗子蓋起來讓他睡去吧。回來的時候再叫他。你說商隊在那一面

的？」

馬柳特邁用手向西一指：

「不遠！約有六哩地。很富的商隊。駱駝身上馱的滿載行李！」

「有活路了！不過別放跑了。我們一望見的時候，就四面把他圍起來。別怕跑腿。一部分由右邊去，一部分由左邊去。開步走！」

雁一般的在那沙丘間排開隊，彎下腰，敏捷活潑的走去了。由那迅速的步度都跑得渾身暖和起來

由那沙浪褶成的沙丘上望着很遠的，平坦的地平綫盡處，隱現着小小的黑點和繫成一條綫的駱駝

駝背上重載的馱包在搖幌着。

「上帝送來的！上帝大發慈悲了。」一位麻子葛沃德蓋狂喜的低聲說。

葉秀可夫忍不住的罵道：

「上帝？……去爬你上帝的屁股上親一親吧。不知給你說了多少次了，什麼上帝都沒有的。」

與力就是萬能。」

但是當時沒有開工夫去爭辯的。都聽着口令，順着小沙堆，隱着灌木叢跑去了，握着鎗托把手指都握痛了；但是都知道無論如何是不能夠把他們的希望，他們的性命，他們的救星同這些駱駝一齊放棄的。

商隊從容而安穩的走近了，駝背上馱的花氈子和騎着穿着棉大衣，戴着狼皮帽子的克爾格支人已都顯然在望了。

葉秀可夫登到沙丘頂上，紅的皮衣在閃着光，端着鎗，發着喇叭筒一般的聲音。

「帶住！要是你有鎗——就放到地下去。別動，不然一齊都把你們敲死了。」

克爾格支人嚇得連叫都顯不着叫——往後一退就都臥到沙地上。

紅軍的士兵們都跑的喘着氣，飛奔着到四面包圍去了。

「弟兄們，逮路駝去。」葉秀可夫大聲喊着。

商隊突然平着放了一排鎗，鎗聲把葉秀可夫的喊聲都遮斷了。

密雨一般的子彈，凶惡的飛囓着，葉秀可夫身旁的一個人倒到地下，不動一動的把手伸直了。

「臥倒！……照那些鬼孫打！……」葉秀可夫繼續的喊着，到沙丘上挖着臥溝。開着鎗

在臥着的駱駝後面開鎗的不明瞭是什麼人。

決不像克爾格支人。發出的子彈異常的準確。

子彈儘照那臥着的紅軍跟前的沙地上落。

沙漠都被這炮火連天的聲音震動了，但不一會商隊的鎗聲就停止起來。

紅軍的士兵們開始打着箭步走着。

已經有三十來步的距離了，葉秀可夫就望見駱駝後邊戴着毛皮帽子，裹着白頭巾的頭和鬚着金屬

的肩。

「馬柳特迦，瞧着那軍官打！」回過頭來，向後邊爬着的馬柳特迦說。

「瞧着的。」

從容的端起鎗。放了一鎗。

誰知道是馬柳特迦的手指凍硬了呢，是她性急和跑得手顫了呢，但她還是從容的說：

「第四十一，他媽媽的，」話未說完，那裹着白頭巾，穿着藍皮衣的人就由駱駝後邊起來，高高的舉着鎗。刺刀上掛着的白手巾在飄擺着。

馬柳特迦把鎗往沙地上一擲就哭起來，眼淚順着那很皺的面孔流着。

葉秀可夫往軍官跟前跑着。紅軍的士兵們在後邊圍追着，揮着刺刀，攔住去路要打他。

「別遭他！……連活的來。」黨代表吼着嗓子說着。
把穿藍軍衣的人捉住了。

從前跟那軍官一塊的五個人，都被鎗彈打穿，不動一下的躺到駱駝後邊。

紅軍的士兵們都笑着罵着，將幾個駱駝繫到一起，牽住駱駝的鼻圈牽走了。

克爾格支人跟在葉秀可夫的後邊跑着，扭着屁股，拉着他的皮衣，肥肥，鬍子，武裝帶，帶着可憐的面容，密縫着眼睛咕噥着。

黨代表揮着手跑着，厲害着，可是他自己也在可惜的皺着眉頭，用手鎗到他那平鼻子上和被風刮得脫皮的臉上敲着。

「別動，你這鬼孫！往後去！別瞎來作對！」

一位穿着很闊的皮襖的蒼白鬍子的人拉住葉秀可夫的腰帶。

快口的，溫和的低聲說：

「先生……這樣作不好……克爾格支人全指望駱駝過活的。克爾格支人沒有駱駝就要餓死了，

……先生，別這樣作吧。你要錢，我們給你錢。有銀錢，有沙皇的錢……克倫斯基的錢……說你要多少錢才把駱駝還我呢？」

「你這像木頭，你要明白，我們現在沒有駱駝也要死的。我不是搶你的，是因革命的需要，實得利用一下。你們這樣伙步行着可以回家的，可是我們只有死路一條。」

「先生，不妥當。把駱駝給我——把贖頭拿去吧，克倫斯基錢。」克爾格支人攔着他。
葉秀可夫掙脫着。

「滾開！說句話就完事了。沒有什麼可講的。把你的字據拿去算算。」

他拿那由報紙上撕下的用化學鉛筆寫的紙片推着克爾格支人。

克爾格支人把她拋到沙地上，倒到地下，蓋住臉哭起來。

其餘的人都默然的站着，斜而黑的眼眶裡淌着眼淚。

葉秀可夫轉過身來，想起了俘虜的軍官。

看見他在兩個紅軍士兵的中間。軍官穿着瑞典的長靴，撇開右腿，抽着烟在沉靜的站着，笑迷迷的望着黨代表。

「你是什麼人」葉秀可夫問着。

「近衛軍的中尉郭魯奧特羅。你是什麼人呢？」軍官就接着問道：噴了一口煙，就抬起頭來。

當他抬頭來的時候，葉秀可夫和別的人就望見中尉的白眼球上的最藍最藍的睛珠，藍好似一星法國上等的藍顏料浮在雪白的腩子沫內一般。

第三

這裡敘述的在中亞細亞的旅程中沒有駱駝的不便和科倫布的同行一者樣的感觸

近衛軍的中尉郭魯奧特羅在馬柳特迦的死簿上要算第四十一名了。

但是不曉得是因爲寒顫呢，是性急呢，馬柳特迦打空了。

於是，死而復生的中尉好似一個剩餘的數目留到人間了。

照着葉秀可夫的命令來翻着俘虜的衣兜，在他那羚羊皮的上衣後襟上，發現了一個秘密的小衣袋

當士兵的手摸着那小衣袋的時候，中尉就好似曠野的小馬一般飛躍起來，但是緊緊的把他抓住了，只有顫抖和蒼白的嘴唇上表現出了驚魂動魄的神情。

葉秀可夫謹慎小心的把搜出來的信在自己的武裝包裹上展開來，自不轉睛的看了信，低下頭沉思

着。

公文內是全俄最高執政者普爾卡克將軍任命中尉郭魯奧特羅爲南俄政府德尼金將軍處的全權代表

。秘密的使命已在信上表出了。

葉秀可夫疊起公文，小心的把袖裝到懷裡，問中尉說：

「你的秘密的使命是什麼呢，軍官？你應該無隱瞞的一直都說出來吧，因為你已經是紅色戰鬥員手裡的俘虜了。我是指揮官兼黨代表葉秀可夫。」

中尉的碧藍的睛珠，死死的釘着葉秀可夫。

中尉微笑着，把足一收，發出那行立正禮時的足音。

MONSIEUR (註)葉秀可夫。……相識先生，真是不勝榮幸之至！可惜我沒有全權代

表政府來同這樣鼎鼎大名的人物作外交上的談判。」

葉秀可夫氣得臉上的雀斑比臉都還白。中尉當着一切人的面去嘲弄他。

黨代表把手槍往外一抽。

「你這小白蟲！你別裝傻！你或者就招出來——或者就叫你吃洋點心。」

中尉聳了聳肩。

「雖然你是個黨代表，可是饓子！打死我——你什麼也不會知道的！」

黨代表放下槍，罵着。

「我總會叫你聽從我的，你這個狗東西。將來叫你如何你得如何。」惡恨恨的說着。

中尉一個嘴角微笑着。

葉秀可夫唾了一口就走開了。

「怎麼呢，黨代表同志？送他鑿天堂吧？」一個紅軍士兵問着。

黨代表用指甲搔着那脫皮的鼻子。

不……無用的。這是很要緊的二個人。要帶到克查林斯克去。對司令部裡一切都會把他拷問出來

的。」

「還把他往那帶呢？自己還未知能到不能到呢？」

「我們現在是招募軍官的嗎？」

葉秀可夫挺着胸膛噙着說：

「這那關你的事？我帶他——我負責任。說怎樣就怎樣！」

扭過頭來，望着馬柳特迦。

「哦！馬柳特迦把他託付給你吧。你好好留神看着。要是放跑了的話——就要把你的皮剝下來！」

馬柳特迦默然的把槍托到肩上。走到俘虜跟前。

「哦，到這裏來。我是你的守衛的了。只是你別聽我是女人你就可以跑的。在三百步遠你跑着我都可以打死你。一次打空了——下次再別想吧，媽媽的！」

中尉斜着眼，笑得顫抖着，很大方的鞠了一個躬。

「在這樣的美女名將手裡當俘虜，真是再榮幸不過的了。」

「什麼？……還嚼什麼牙巴骨呢？」馬柳特迦說着惡狠狠的向中尉瞟了一眼：「你這不中用的東西！大概你除了法國的跳舞以外什麼也不曉得吧？別說廢話了！抬起你的蹄子。開步走！」

這天晚上就在一個小湖岸上宿夜了。

湖裏的鹹水，隔着薄冰在放着臭氣。

都甜密的睡去了。將克爾格支駱駝上的氈子取下來，緊緊的裹到身上——大堂一般的溫暖。

到夜裡，馬柳特迦用駝毛繩子把近衛軍中尉的脚和手緊緊的綁起來，繩子到腰裡纏繞了一匝，繩子緊緊的挽到自己的手裡。

周圍都哈哈大笑了起來。一位大眼睛的謝明叫着：

「弟兄們，都瞧一瞧，——馬柳特迦要和他吊眉眼了！」

馬柳特迦歐着那大笑的人。

「滾你的狗蛋吧，媽媽的！可笑嗎……要是他跑了怎麼辦呢？」

「糊塗蟲！難道他有兩幅腦袋嗎？在沙漠裏他往那跑呢？」

「不問他沙漠不沙漠，這樣總對一點。睡你的吧，你這半瘋子。」

馬柳特迦隔着毛氈把中尉推了一下，自己也躺到他跟前睡去了。

蓋着雙毛氈甜密的睡去了。毛氈發着那七月一般的暑氣，草原的艾氣和無邊無際的曠野荒砂氣。

都舒適得彷彿躺在那唱着眠歌的搖籃裡似的甜睡了。

葉秀可夫蓋着氈子，打着鼾聲，馬柳特迦發着囁語，在夢裡微笑着，近衛軍的中尉郭魯奧特羅振

着又落又美的嘴唇在筆直的仰天睡着。

一個守衛的沒有睡。坐到氈子邊上，膝蓋上放着那不能分離的，比自己女人還親近的，拳愛的戀

人似的一枝步槍。

他向那駝鈴響着的，映着雪光的薄暗裏瞭望着。

現在有四十四個駱駝。踏是直的，雖然困難也無大妨礙了。

士兵的心裡再沒有什麼疑難了。

風雪再獐獐着，絨絨的雪花舖到守衛的衣袖上。守衛的縮頭縮腦的將氈子邊褶過來蓋到脊背上。

即時就停止了冰刀一般的風雪的侵刺，凍殭的身子就暖和起來了。

風雪，黑暗，荒沙。

懲殺人的中亞細亞的國度呵。

「駱駝那裡去了？……駱駝呢，你媽的！……鬼東西……混蛋麻子！你睡覺了嗎？你睡覺嗎？」

「……你這混蛋東西，你幹嗎呢？要把你腸子拔出來呢！」

馬？

守衛的腰上狠狠的挨了一腳，把他踢得頭都暈暈了。一陣陣發黑的眼睛向到處呆望着。風雲與黑暗。

將央的晨曦。無邊的荒沙。

沒有駱駝。

放駱駝的地方有駱駝和人的蹤跡。有克爾格支人的尖頭皮鞋的足跡。

大概三個克爾格支人趁着守衛睡着的時候，偷偷的連夜將駱駝趕上趕跑了。

士兵們都不作聲的集來了。沒有了駱駝。向那裡去追趕呢？在沙漠裡是追不上，我不着的。

「餓斃了你還不够呢，狗仔子！」葉秀可夫向守衛的罵着。

守衛的不作聲，眼淚好似水晶一般的只在睫毛上凝固着。

中尉由甕子裡伸出來。望着，嘯着，開心的說道：

「蘇維埃的好紀律！真是蠢到絕頂了。」

「沒有你小東西開的口！」葉秀可夫憤然的囁着，又用那凍木了的彷彿不是自己的聲音低聲說：「噢，幹嗎站着呢？走肥，弟兄們！」

只有十一個人了，穿着破舊的衣服，雁一般的沿着沙浪蹣跚着。

十多個人都路標似的直騰騰的躺到那荒無人跡的路上了。

早晨，一個士兵精疲力盡的倒到地下，那最後一瞬的眼睛睜了一下，僵硬了的腿，不動一點的木柱似的直伸着啞了的最後喘息。在甕子裏哈喇着。

紅的葉秀可夫走到躺倒的人跟前，可是驚代表的面容沒有一點顏色像那皮衣一樣的了。都憔悴了，就是面上的雀斑也成了古銅錢一般的顏色。

看着，搖着頭。

後來葉秀可夫抽出那冰冷的手槍，倏然一響，把他額角上割了一層圓圓的，幾乎全無血水的黑傷孔。

匆匆的用沙掩蓋了一下就前去了。

衣褲都溼了，靴子也通了。脚用破氈片子裹着，凍了的手指用破布包着，十個人顛跛的，被風吹得搖曳着。

一個人挺直的，沉着的走着。

這就是近衛軍的中尉郭魯奧特羅。

紅軍的兵向葉秀可夫說的不只一次了：

「黨代表同志！怎麼老把他帶着呢？帶他不過是白吃口糧的。他的衣服靴子都很好，可以拿五分二分。」

但是葉秀可夫禁止他們動中尉。

「要把他帶到司令部去的——不然要死就同他一齊死。他會供出好多口供呢。這樣的人不能白打死。反正他是逃不出自己的死運的。」

中尉的手腕是用繩子綁着的，繩頭繫在馬柳特迦的腰裡。馬柳特迦幾乎要走不動了。蒼白的面孔上只顯出一付凹陷的大眼睛，在閃着熱一般的光輝。

可是中尉還是依然如故的中尉，只是面色有一點蒼白。

有一次葉秀可夫走到他跟前，望着他極藍極藍的眼珠，發着啞嗓子說：

「那個鬼傢伙知道你是怎麼一回事！你是雙血管的傢伙嗎？你自己也瘦了，可是還能沉住氣，精神上顯不出頹唐來。你這是什麼力量呢？」

中尉別着那時時開玩笑的口；從容的回答道：

「你不明白的。我們的文化是兩樣的。你是肉體來壓迫精神，我是精神來主宰肉體的。我可以令

我自己擺脫一切的苦惱。」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黨代表說着。

登着那鬆軟的流沙積成浪紋的沙峯。沙峯上野風吹着流沙，蝸叫一般的在嘎嘎的作響，這嘎嘎的聲響大概是永無止期的呵。

都跌到沙窩裡，咬着牙關。怒恨的在嚙嚼着：

「再不走了。讓我們就死到這裏吧。無力再走了。」

葉秀可夫走到跟前，打着罵着把他們拉起來。

「走吧。做革命不能開小差的。」

起來。向前走去了。一個人爬到沙峯上了。扭回頭來自瞪口呆的大叫道：

「阿拉爾！……兄弟們！……」

面朝下就跌倒了。葉秀可夫拚着死力登到沙峯上。那碧藍碧藍的氛圍氣把他的眼睛都映花了。他密縫着眼，用那鈎屈的手指抓着荒沙。

黨代表不知道科侖布，也不知道這真同那用手指抓着西班牙船甲板大聲呼道：「新地！」的傳候是一樣的。

第四章

這裏馬柳特迦第一次和中尉會談，而黨代表準備做海上的探險。

第二天在海岸上遇到些克爾格支的村落。

才上來由沙浪後面刮來一陣令人欲嘔的糞烟。聞到那烟的人，心胃都痠壞了。遠遠的望見了褐色的帳幕和向着生人狂吠的披毛的小狗。

克爾格支人都集到幕口了，驚奇而憐憫的凝視着這些走近的顯赫的敗亡的殘卒。

「二位鬍子老頭，捧着幾根稀粥，拂着胸脯，搖着頭說：

「都好吧。上那去的，先生？」

葉秀可夫無力的握着那伸出的木板似的粗糙的手掌。

「我們是紅的。是往克查林斯克去的。掌櫃的，請叫我們吃頓飯吧。薩維埃為着我們來一定會謝

謝你的。」

克爾格支人的鬍子震動着，肥噤着嘴唇。

「唉呀先生……紅軍。布爾雪維克。從京城來的嗎？」

「不！我們不是從京城來的。是從古列夫來的。」

「古列夫來的嗎？唉呀，唉呀，先生。維克拉——古麻來的嗎？」

在克爾格支人的密縫眼裡，對這位在嚴寒的天氣裡步行着由古列夫經過那惡殺人的克拉——古麻

來到阿拉爾的褪了色的紅衣人，隱現着無限的恐懼與欽佩。

老頭子拍着手，烏鴉一般的向那跑着的女人呱呱的叫着。

拉着黨代表的手說：

「走吧，先生，到帳幕裡去吧。去少少的睡一睡吧。睡睡吃點東西吧。」

彷彿半死的身子都棉花細似的倒到那烟氣瀰漫的暖和的帳幕裏了，一下不動的睡到了昏。克爾格

支人做好了飯，款待着，殷勤的撫摩着紅軍的乾瘦而突出的肩甲骨。

「吃吧，先生，吃吧！都瘦乾了。吃一吃都結實了。」

那很快的狼吞虎嚥的大吃着。油洪洪的飯把個個的肚子都吃的脹起來，好多人都吃惡了。跑到野

地裡用那顫抖的手指入到鬍子裡掏着，吐了吐又大吃起來。飯後都渾身困倦，肢體軟的又睡去了。

沒睡的只有馬柳特迦與中尉。

馬柳特迦坐到火花亂飛的爐子跟前。那時她沒有什麼可以紀念這艱苦的經歷的。

於是到佩囊裡掏出一截殘斷的鉛筆，在那向克爾格支人要的一張新時代圖書附刊上歪歪扭扭的寫起來，整張的畫報只印着財政總長郭戈夫伯爵的一張照片。財政總長的高高的額頭和光澤的鬍鬚都遮斷到馬柳特迦的歪歪扭扭的字裡行間了。

馬柳特迦的腰裡依舊的纏着繩子，繩子的一端十字交叉的背綁着中尉的手肘。

只在吃飯的時候，馬柳特迦把繩子解開來叫中尉吃飯，但是一推開飯碗就又把他們綁起來了。紅軍的士兵都嘻嘻的笑起來：

「都瞧，真是小狗帶鍊子的。」

「你愛上了吧，馬柳特迦？把小寶貝拴好些。不然會跑了呢。你的小寶貝會不翼而飛了呢。」馬柳特迦懶得答理他。

中尉肩膀靠着帳幕的柱子坐着。極藍極藍的眼珠，顯着那笨笨的寫着的鉛筆溜轉着。向前欠着身子，低聲問道：

「寫什麼呢？」

馬柳特迦斜着眼睛，隔着那蓬鬆的，下垂的，棕色的捲髮望了他一眼。

「你來插什麼嘴呢？」

「或者是想寫信嗎？你說吧。——我替你寫。」

馬柳特迦低低的笑起來。

「你真機警！這是想叫我把你解開來，你好趁空跑了，給我一個大蘿蔔坐的吧？別想這些心腸吧。小東西。我用不着來勞你的駕。不是寫信，是作詩呢。」

中尉的睫毛扇子一般的張開來。他的脊背也離開了柱子：

「詩？——你作詩——的——嗎？」

馬柳特迦停了顫抖的鉛筆，雙頰漲起紅暈來。

「你大驚小怪什麼呢？呵？你以為只有你會跳兩下法國舞，我是鄉下的土包子嗎？不比你錢多！

中尉的肘子抽了一下，被刺的手腕依然是不能動彈。

「我不是說你錢。我只有點奇怪。難道現在是作詩的時候嗎？」

馬柳特迦放下鉛筆。跳起來，鏘了的古銅色一般的頭髮在肩上散亂着。

「瞧你真是一個怪物！你以為詩一定要坐到天鵝絨的褥子上寫的嗎？如果我心裡沸騰了，就可以把他寫出來。或者，比如我們在沙漠裡經過的飢寒，想寫也就可以寫出來。總之，人們心裏有什麼痛苦都可以把他寫出來。我是用我的全副心血去寫他的。不過不想發表就是了。都說一定要學的。可是你哪有工夫去學呢？我是率直的從我心坎裏寫出來的。」

中尉慢慢的微笑着：

「最好請你讀一讀吧！我很好奇的。我對於詩還懂得點。」

「你不懂得的。你身上的血都是紳士老爺氣的。你只會作那花兒呀；愛人呀那些肉麻詩，我寫的卻是窮人，都是革命。」馬柳特迦哀愁的說着。

「怎麼會不懂得？」中尉答道：「或者人的觀念同我不一樣，可是人與人相互間是常常可以了解的。」

馬柳特迦三心二意的拿起詩稿。低着頭。

「哦，管他呢，聽着吧！不過別見笑。你的爹老子一定請先生把你教了二十年來，可是我完全都是自己學的。」

「不！……我絕不笑話！」

「那麼你就聽着吧！這裏一切都寫着的。我們如何同哥薩克兵打仗，如何逃到曠野去，都有的。」馬柳特迦咳嗽了一下。降低了嗓子，回轉着眼珠讀道：

希薩克來攻了！
沙皇的走狗劍子手，

我們同他們對打着，
好漢的紅軍。

哥薩克人衆多，
我們始行退却。

葉秀可夫英勇的指揮著。

下令叫把他們這些混蛋衝破，

我們用機關槍向他們掃射着。

我們反正是「死」。

我們全連臥下去

二十餘人向沙漠逃去了，……

「可是往下去把吃奶的氣力都使盡了，總是寫不好，他媽媽的，不知道這駱駝怎樣去寫才好？」
馬柳特迦自己的話把她自己讀詩的聲音打斷了。

中尉的極藍的眼珠被那熊熊的爐火的紅光映成了藤花色，沉默了一下，答道：

「是的，……很不錯！所表現的倒不少，情感也很豐富，明白嗎？一望而知爲心靈的流露，」這時中尉的全身狠狠的打了一個顫，他彷彿打嗝似的，忙的補充道：「不過別見怪，詩是很不好的。是不成熟的作品。」

馬柳特迦無精打采的把詩稿收到膝蓋上。感然的向幕頂凝視着。聳着肩。

「我們說是感情的流露。當我說起這些的時候，我心裡都湧出酸淚來。至於不成熟的話——這都是異口同聲的好像你說的一樣，「你的詩是不成熟的，是不能登的。」可是怎麼才能做好呢？他的與

妙在那裡呢？總是有知識階級的人，總會知道吧？」馬柳特迦着急得要用「鏗」字來擊中對了。
中尉默然了一下。

「這很難答。詩，你要曉得這是藝術。可是一切藝術都是要學問的，他有他的法則和規律。比方說吧，如果一個工程師不備得一切架橋的法則，那麼他或許完全不會架橋，再不然架起橋來不成橋形而且不中用的。」

「架橋是架橋。架橋必須要數學和其餘各種工程上的門徑。可是詩當我在搖籃的時候心裡都有了。這許是要天才吧！」

「天才怎麼呢，天才也要學問去發展的。工程師所以是工程師而不是醫生，就因為他生來性情近於建築學。可是如果他要學。他仍然是什麼也不會。」

「是嗎？……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他媽媽的！哦，仗打完了一定要入學校的，要去學做詩去。有這樣的學校嗎？」

「大概有吧。」中尉沉思的答道。

「一定去入的，一輩子都埋頭去學做詩去。我的心裡都燃燒起來了，總想着將來一切的書裡都登著我的詩，各處都署着我的名字：『馬柳特迦作。』」

爐火滅了。黑暗裡，狂風吹着帳幕在吟嘯着。

「你聽見沒有？」馬柳特迦突然說道：「我想你的手痛了吧？」

「不很痛！不過麻木了一點！」

「是的，你給我發句誓，你說你不跑。我好把你解開來。」

「我到那兒呢？往沙漠跑嗎？去叫狼吃我嗎？我對我自己沒於仇。」

「不，你發句誓，你跟着我說：我對着那為自己權利而鬥爭的窮苦的無產階級發誓，我對着那紅軍的女子馬柳特迦發誓，我不想逃跑。」

中尉重複著誓言。

路膊上綁的乾毛繩子解開了。

中尉高高興興的活動著手指。

「哦，睡你的吧。」馬柳特邊打著呵欠，「現在要是你睡了——就算是最混蛋不過的了。給你一個耗子拿去蓋吧。」

「謝謝你，我蓋皮襖。夜安吧，馬柳特……」

「夜安。」馬柳特邊說着就鑽到耗子裏去了。

葉秀可夫忙着給前防司令部做着報告。

在村落裡是要停一停；換一換精神的。過一禮拜，他決定沿着海岸繞道經阿拉爾村落，由那兒好德克查林斯克去。

第二個禮拜，黨代表聽來往的克爾格支人說：距此地四哩來遠海邊的岸上，放着一隻被秋季颶風捲來的漁船，克爾格支人說船完好着的。就這樣放在岸上，至於漁人呢，大概是都淹死了。

黨代表就去看去了。

船差不多是新的，黃色的，堅固的橡木船。颶風還未曾把牠損壞。僅只帆裂舵斷了。

向士兵計議一過，葉秀可夫就決定即刻派一部分人由海道出發往賽達利河口去。船艙艙的可裝四個八帶一點小行李。

「這樣好一點。」黨代表說道：「第一，存慮可快些解到。不然，誰知道在路上會發生什麼意外呢。可是一定要把他往司令部送到呢。第二，司令部要知道我們的消息。一定派馬帶些軍裝和其餘的東西來接我們的。」

要是遇颶風的時候，船三四天可以過了阿拉爾海，第五天就可到克查林斯克。

葉秀可夫寫了報告；把報告和那時時刻刻的裝在他懷裡的中尉的公文，一齊縫到一個小小的布信

封裡。

克爾格支人用麻布補着船帆，黨代表親手在研着新舵。

在二月的寒冷的早晨，當那一輪光體奪目的銅盤一般的紅日在那蔚藍的天空升起的時候，駱駝把漁船曳到冰岸上了。

把船下到波浪滾滾水裏，坐上了出發的人。

葉秀可夫向馬柳特迦說：

「你做班長！一切都要你負責任的。俘虜看好些。要是把他放跑的話——你不如死了好。死活都要把他帶到司令部裡去。要是萬一遇見白黨的時候——不要拿活的交給他。呵，開船吧！」

第五章

這一章除了魯濱孫沒有好久的等他的禮拜五以外，完全是剽竊魯濱孫漂流記的。

阿拉爾——悶煞人的阿拉爾海呵。

平坦的海岸，岸上一片無際的荒沙和推移無定的沙山。

阿拉爾上的島，好似鍋底煎餅一般的，平坦的在海上展開來，島岸幾與水齊得難以望見了，而且島上什麼生物也沒有。

沒有飛禽，也沒有草木，就是人氣也只有夏天的時節才能現一下。

阿拉爾上最大的島是伯沙——克梅。

這是什麼意思呢——不知道，但是據克爾格支人說是「死人」的意思。

夏季的時候，漁人們都由阿拉爾村落到島上去。伯沙——克梅是一個產魚最富的島，魚多得幾乎把水都隔得水泄不通了。

但是到了白浪掀天的秋季的海風起來的時候，漁人們都到阿拉爾村落的風平浪靜的海灣裡逃命去

了，不到春天來到的時候，是不肯露面的。

如果是島上的魚還不曾運完的時候海風就捲起了，那麼就把那鹹魚堆到島上的魚倉裏，儘他過多去。

在嚴冬裡，當海水由橋內石海灣凍起，一直凍到伯沙島上的時候，交運的豺狼順着冰跑到島上去，去吃那鹹的大鱈魚，吃的飽得不離地方都要餓死了。

當春回的時候，當賽達利河口冰釋水漲的時候，去秋留下的鹹魚，漁人們一點也找不到了。

由十一月到二月，是白浪掀天，怒濤作怪的時候，其餘的時節，不過偶然的起一陣暴風而已。至於到夏季的時候，阿拉爾靜穩的好似寶鏡一般。

悶熱人的阿拉爾海呵。

阿拉爾只有一件可愛的，就是她那分外碧藍的水色。

淨藍的，天鵝絨似的，藍玉一般的海水。

一切的地理上都載着牠的。

黨代表推算着等到近禮拜內風平浪靜的天氣，好派馬柳特迦和中尉出發。克爾格支人按着他們的老經驗也是如此說。

因此那載着馬柳特迦，中尉和兩個善於泅水的謝明和韋黑兒的船，就由海路向克查林斯克出發了。微風徐徐的吹着孤帆，桅柄懶洋洋的搖出那吱吱的聲響，微微的浪花在激着船身。

馬柳特迦將中尉的手完全解開了——人在船上，是無處可藏的——中尉坐到謝明和韋黑兒中間，握着帆下偶索。

這真是好像俘虜自己送自己的一樣。

當他將帆索交給士兵以後，就躺到船底上，蓋着氈子，神秘的微笑着。除他以外誰也不聽得他笑什麼的。

這聲叫馬柳特迦有點不安了。

「他時時刻刻的在嘻嘻的笑什麼呢？他還洋洋得意的以為這是送他回老家的嗎？結果只有一個！得到司令部裏拷問過就叫他吃定心丸的。真是一個傻頭傻腦的半瘋子！」

但是中尉儘管繼續的微笑着，不知道馬柳特迦的意思。

馬柳特迦忍不住的說：

「你在那裡要過水？」

中尉沉思着答道：

「在彼得堡要過的……我自己有游船……很大的游船。沿着海岸游過。」

「什麼樣的游船？」

「很大的游船……帶帆的。」

「哦！我想我對於游船不一定比你知道的少。亞斯特拉汗的賓商階級的水上俱樂部裏的游船我看見的不少了。那兒的游船多個不得了。都是又高又大又美麗的白游船，來來往往白鷺一般。我不是問那一個的，我是問你的船的名字叫什麼？」

「叫亨利。」

「這是什麼名字？」

「我的姐姐要這樣的叫牠。於是就這樣的叫牠留作紀念吧。」

「這樣的名字大概是外教的吧。」

「亨利……亨利是英國的名字。」

馬柳特迦默然的凝視着那發着寒光的，白色的，向天鵝絨般的藍碧的海裏下沉的大陽。又說道：

「水！這樣淨藍的海水，裏海的水色是綠的，可是這裡的海水會這樣的藍！」

中尉低聲的彷彿自己對自己說的一般答道：

「按傅列利表，這水近於第三號的水。」

「什麼？」馬柳特迦不安的扭過身來。

「這是我自己對自己說的。是關於水的。我看過水路學上說這海裏的水色異常的藍。一位學者傅列利把所有的海水顏色列成了一個表。最藍的水是太平洋，這海裡的水色按着那表上是近於第三號的。」

馬柳特迦半閉着眼睛，彷彿在想像着傅列利用各種的藍色繪成的表一般。

「好藍呵，藍的比都比不出來了，藍的如——」

她一睜開眼睛，那貓一般的黃睛珠，突然的釘到中尉的極藍極藍的睛珠上。——渾子，渾身顫抖的如同發現了什麼新奇似的，驚奇的張開口，低聲說：

「我的媽呀……你的小眼睛真真藍得活像海水一般的藍！我曉得彷彿見過似的，他媽媽的！」

中尉不作聲。

血紅的晚霞在西天映照著。遠遠的海水反射着將升的夜色。冰冷的寒風也徐徐吹來。

「東方要起風了，」謝明裏着破大衣忙的說道。

「可別起暴風呵，」韋黑兒說。

「不要緊，再過兩點鐘就望見伯沙島了。風能會怎麼呢——我們在那兒宿夜呢。」都不作聲了。船開始在那閃着鉛色的黑浪頭上擺動了。

暗藍的天空裡，扯起了一道狹窄的黑雲。

「這個就是的。要起海風了。」

「伯沙島大概快望見了。左邊一定就是的。伯沙島真是鬼都不來的地方。是一片無際的荒沙！風

色不對了……拉你的吧，忘八蛋拉帆索吧！這不是隨便給你開玩意的！」

中尉沒有趕得及拉索。船柳飛箭一般的排着浪頭漂過去了，激流的浪花迎面飛濺着。

「這與我什麼相干呢？這馬柳特迦是掌舵失手了。」

「我失手了嗎？你想想再說吧，媽媽的！我從五歲就掌舵掌起了！」

滾滾的很高的黑浪，活龍一般的在後邊追趕着，向船柳張着噬噬的大口。

「唉，他媽的！趕快到伯沙島也好。黑的簡直伸手望不見拳。」

韋黑兒向左邊望了一下，高興的大聲叫道：

「有了。這不是牠！」

穿過那飛濺的浪花與黑漆的夜色，天空的一道黑雲望不清楚了。

「一直開到岸上去，」謝明叫着。「一定可到的！」

浪聲砰砰的在激着的在激着船尾。橫樑在吱吱的響着。浪頭捲入到船裡，灌入了一腳深的水。

「快舀水！」馬柳特迦跳起來叫道。

「舀？……沒有水瓢拿什麼傢伙舀！」

「用帽子舀！」

謝明與韋黑兒抓起帽子拚命的舀着水。

中尉一躊躇間，就卸下自己的皮帽子舀着水去幫忙。

平坦的，鋪着白雪的低岸，一條白帶似的逐漸的映入眼簾了。純白得比激起的浪花還白。

狂風瘋狗一般的怒號着，巨巔似的大浪愈掀愈高了。

狂風打到船帆上，孕婦肚子一般的鼓起來。

大砲一般的砰的一聲將那舊布帆擊破了。

謝明和韋黑兒撲到桅跟前。

「快搬着舵柄，」馬柳特迦在船尾厲聲叫着，撲上去用胸脯扛着舵柄。

怒號的滾滾的冰浪，由後邊滾來，好似沈重的玻璃色的肉凍子一般滾過去，將船完全弄傾斜了。當船復平了以後，溜了一船水，桅眼前的謝明和韋黑兒也不見了。濕了的破帆布在辟拍的亂響着。

中尉坐到我腰深水的船底上，畫着小十字祈禱着。

「惡魔！……：你怎麼這樣靈魂失魄的呢？快舀水！」馬柳特迦第一次用她這一生所不曾用過的罵人的話來罵着中尉。

他好似小狗一般的由水裏跳出來，激得水花隨空飛濺着。

馬柳特迦在這風浪怒號的黑夜裡大呼道：

「謝——謝——謝——明！……：韋——韋——韋——黑兒！」

浪花濺激着。聽不見人聲。

「淹死——遭殃的！」

風將半沉的船送到岸上了。四面都是驚濤和駭浪。浪頭在後邊衝激着，船底挨着淺沙嚟嚟的響着。

「跳到水裡去！」馬柳特迦叫着跳下去。中尉也跟他跳下去。

「拉船！」

抓着船頭，在那浪花飛濺，波濤衝激裡將船拉着靠岸了，船沉掂掂的靠到沙岸上。馬柳特迦抓着

餘。

「把口糧袋拿出來！拉過來！」

中尉順良的聽從着。把口糧袋拉到乾地方，馬柳特迦把餘放到沙地上，中尉放下了口袋。

馬柳特迦又向那黑漆漆的夜色大呼道：

「謝！謝！明！……！……！拿黑兒！……！」
寂無回響。

她坐到口袋上，拉着女人的腔調哭起來。

中尉在後邊站着，一陣陣的打着很響的牙齒。

他聳着肩向風裡說：

「真鬼氣！……！……！真是一個故事；魯濱孫仲着他的禮拜五！」

第六 章

這裡開始作第二次會談，並闡明了海水在列氏驗溫表正二度的時候是於身體有害的。

中尉到馬柳特迦的肩上拍了一下。

他幾次都想說話，可是牙齒只在打顫打得說不成。

用拳頭托着下巴說：

「哭是不濟事的。走吧！別在這裡坐了吧；凍死了」

馬柳特迦抬起頭來。失望的說道：

「你到那去呢？我們是在島上的。四面八方都是水。」

「走吧。我曉得此地有魚倉呢。」

「你怎會知道呢？你到過這裡嗎？」

「沒有，從來沒有到過。可是我在中學讀書的時候，讀那些根本上說此地有漁人蓋的盛魚的木倉

可應該我魚倉去吧。」

「唉，雖然我到了，將來又怎麼呢？」

「將來再說將來的話吧。——起來吧，禮拜五！」

馬柳特迦吃驚的望着中尉。

「你發瘋了吧？我的天呀？……叫我怎麼辦呢？不是禮拜五——今天是禮拜三。」

「不要緊！別理這些吧。我們將來再談這些吧。起來吧！」

馬柳特迦聽從着起來。中尉彎下腰拾着鎗。可是她抓住他手說：

「別動！別胡來！……給我賭句咒說你不跑！」

中尉把手往過一挪，野頭野腦的哈哈大笑起來。

「看來不是我發瘋，是你發瘋了！你心裡想一想吧，現在我會不會打算逃跑呢？我所以帶着鎗的

是因為怕你帶着太重了。」

馬柳特迦默然了一下。可是又柔和而莊重的說：

「多謝你的幫忙。不過命令上只命令我叫把你往司令部帶的……那麼，我不能把鎗交給你，因

為我負責任呢！」

中尉聳着肩，掂起口糧袋，在前邊走着。

沙攪雪在脚下響着，低矮的，厭人的，坦平的海岸，無邊無際的廣延着。

一個蓋着雪的東西，遙遠的在閃着白光。

馬柳特迦帶着沈掂掂的三枝步鎗在踉蹌的走着。

「不要緊，馬柳特迦！稍耐忍一點！大概這就是魚倉了。」

「快一點也好，我力盡了。渾身都凍硬了！」

摸到魚倉裏了。黑森森的木倉裡，冲着令人欲嘔的腥濕的鹹魚氣。

「呵哈！有魚的！至少是不會挨餓的了。」

「有火才好呢！……可以看一看。或許可以找一個避風的地方吧？」馬柳特迦低聲說。

「呵，此地不會等到電燈的吧。」

「最好來燒魚……那多肥的魚。」

中尉又哈哈的笑起來。

「燒魚嗎？……你一定是發瘋了。」

「爲什麼發瘋？」馬柳特迦見怪的回答道：「我們在沃瓦河上不曉得燒了多少了。比劈柴着得還旺呢！」

「真是頭一次聽說……可是如何燒法呢？……我有火石，可是沒有引火的東西。」

「哈哈，你這傢伙！……一輩子坐到你娘老子懷裏什麼大天也沒有見過。給，把子彈頭拔出來，我去到牆上劈點木片來。」

中尉用那凍硬了的手指，勉強的把那步鎗的彈頭拔出來。馬柳特迦在黑暗裡拿木片摸着他的。

「火藥倒到這裏！……倒到一堆來……把火石給我！」

火石打着燈色的火苗，馬柳特迦將牠入到火藥上。火藥着了，噓噓的發着黃色的火焰，搭上了乾木片。

「弄好了，馬柳特迦高興起來，「拿魚去……揀那肥的鮭魚拿。」

在燃燒的木片上，十字交叉的架着魚。魚見火就一歛縮發起油洪洪的熾熱的火焰來。

「現在只往上搭魚好了。半年魚也燒不完呢！」

馬柳特迦環顧着。熊熊的火焰，顯出顫抖的暗影，照到層層堆着的魚堆上。魚堆的孔隙隱隱着魚食的水滴。

馬柳特迦在倉裏走着。到一個空地裡喊道。

「有一個空地了！搭魚吧，別要叫火滅了。我把這旁邊堵一堵。堵得叫牠好像一個房間一樣。」

中尉坐到野火跟前。縮着身子，烘着火。馬柳特迦在空地裡堆着魚，嘩嘩喇喇的響着。後來。聽

揮呼道：

「弄好了，拿火來！」

中尉拈起一條很熱的魚尾巴。走到空地裡。馬柳特適用魚把三面都堵成牆，中間留出一丈來大的空地來。

「爬去再拿些火來吧。去把我往火中間的放那一條大魚拿來吧。我好去拿東西來。」

中尉把那燒着的魚塞到層層架好了的魚堆下邊。魚堆逐漸的，徐徐的着起來。馬柳特迴轉來了。放下了鎗和口袋。

「唉，他媽媽的！弟兄們真可惜。白白的淹死了。」

「最好把衣服來烘一烘。不然會凍着了。」

「怎麼不烘呢？魚火很熱的。脫下烘你的吧！」

中尉躊躇着。

「你先烘吧，馬柳特迦。我暫且到那邊去等着。後來我再烘。」

馬柳特迦帶着一片惋惜的神情，望着他那抖顫的面孔。

「哈哈，我看你真是一個傻小子！紳士氣到不輕。有什麼可怕的呢？你從來沒有見過裸體女人嗎？」

「我不是，因為那……怕你有點不方便吧？」

「別錢吧——都是由一塊肉做成的。不曉得有什麼分別！」她幾乎要大聲喊出來：

「脫了吧，小東西！你牙都顫得好像放機關鎗的一樣。我實在心痛你不過！」

衣服搭到鎗架上，冒着蒸氣，在火上烘着。

中尉和馬柳特迦在火跟前對面坐着，喜氣洋洋的對着火焰的熾熱轉動着身子。

馬柳特迦聚精會神，目不轉睛的望着中尉的又白又嫩的消瘦的脊背。哼道：

「媽媽媽的！你怎麼會白得這樣白？簡直白得彷彿在牛奶裏洗過了一般！」

中尉的臉通紅着，扭過頭來。想說什麼似的，但是一瞥見那火光映着的馬柳特迦的圓圓的乳頭，那酒藍極藍的睛珠就低下去了。

衣服烘乾了。馬柳特迦把皮短衣披到身上。

「睡一睡吧。明天風或許會止了的。幸虧船還沒有沈沒。遇着風平浪靜的時候或者可以到賽達利河口的。那裏可以碰到漁人，你躺一躺吧，我來看着火。我要睡的時候好叫你。我們這樣輪流換替着吧。」

中尉把衣服舖到身子底下，蓋着皮襖，勉強的睡着了。在夢裏呻吟着。馬柳特迦一下不動的望着他。

聳着肩。

「真叫我擔心！我的心痛的！可別凍着了吧？在家裡一定是蓋起天鵝絨的綢被子睡的吧？唉，你真倒靈死了。媽媽的！」

將央的晨曦由倉頂的縫隙裡透過的時候，馬柳特迦叫醒了中尉。

「聽見沒有，你噠着火，我到岸上去走一走。去看看或者咱們的人浮出來在什麼的方坐着呢。」中尉難過起來了。手指按着鬢角。啞着嗓子說道：

「頭痛。」

「不要緊……這是煙燻的了，累的了。會好的。到口袋裏掏點煎餅，燒點魚吃一吃。」

中尉跪起來爬到火跟前，到口袋裡掏出來又濕又腐的煎餅。嚼了兩嘴嚼着，碎塊往地下落着，他好似口袋一般的倒到火跟前的地下躺着。

馬柳特迦搖着中尉的肩。很絕望的叫着：

「起來吧！……起來吧，遭殃的！……真倒靈死了！」

中尉瞪着眼，張着口。

「我叫你起來吧！這樣的災殃！波浪把船沖走了！我們現在只有死路一條了。」

中尉望着她的臉，不作聲。

馬柳特迦望着，低聲的嘆息着。

中尉的碧藍的睛球，昏暗的瘋癲起來了，無力的靠着馬柳特迦的手，雙頰上發出野火一般的燧

來。

「竟然凍着了，你這鬼稻草人！叫我把你怎麼辦呢？」

中尉的嘴唇在亂動着。

馬柳特迦彎下腰聽道：

「米先生……別教我考不及格……我學不好……到明天好預備……」

「你嚼什麼牙巴骨呢？」馬柳特迦打着寒噤問道。

「小狗……拿去……鵝鵝……」中尉突然的喊着跳起來。

馬柳特迦往後退了兩步，用手掩着面。

中尉又倒了下去，手指在沙地上亂抓着。

嘴裡在很快的，不清楚的嚙嚙着，打着嗝。

馬柳特迦灰心喪氣的環顧了一下。

脫下皮衣，鋪到沙地上，勉強把中尉的無知覺的身子拉放到皮衣上。用皮襖到上邊蓋起來。

她孤零零的縮成一團在旁邊躺着。悽慘的淚珠，順着那憔悴的雙頰點滴兒滴着，

中尉手舞腳踢着，把皮襖都踢過去了，但每次馬柳特迦都耐心煩的好好的給他重蓋着。

見他的頭倒在地下，於是就把口袋放到底下給他枕着。

她拾起頭來，仰天痛哭道：

兵士都像個兵士，有各國的近衛軍。樂隊也都是由各部隊雜湊來的。

可是樂師們完全沒有口的。鼻子下邊是一片光平的地方。喇叭都插在樂師們的左鼻孔裡。右鼻孔留着換氣，左鼻孔吹着喇叭，因此喇叭的聲音是很特別的，宏大而愉快的。

「預！預……預！備！敬禮！」

「敬！禮……托！托！托！鎗！」

「團！」

「營！」

「連！」

「右邊成排縱隊……第一營開步……走！……！」

喇叭：——噼……噼……噼。小鈴：——金——金——金。

上尉石長燕穿着長筒的皮靴，上尉的屁股光平的好似火腿一般。腳在亂蹬着。

「勇敢的弟兄們！」

「萬……歲！」

「中尉！」

「中尉！中尉見將軍去！」

「那一個中尉？」

「第三連的。郭魯奧特羅見將軍去！」

將軍在曠場中間騎着馬。紅臉，白鬍子。

「中尉！你怎麼會這樣丟醜呢？」

「嘻！嘻！嘻……哈！哈！哈！」

「你發瘋了嗎？……你還笑嗎？……我要你……你坐在同誰說話呢？」

「呵！哈！哈！……你不是將軍，你是貓大人！」

將軍騎到馬上。上半身儼然同將軍一樣，可是下半身長着兩條貓腿。要是良種的貓也好，可是這裏並不然，是一隻很平常的院裏的脫毛的灰貓，是院裏，屋頂上亂跑的貓。

蹄上的爪子緊緊的抓着馬鬃。

「我把你送到法庭裏去，中尉！真是少有的怪事！」

近衛軍軍官的胸帶突然的翻了出來！

把中尉看迷昏了。胸帶是由圍巾底下脫出的，細細的好像腸子一樣的綠色的胸帶，胸帶的頭端異常迅速的旋轉運動着，閃着光。抓住胸帶，一滑就又滑脫了。

「把他捕起來！背盟忘信的東西！」

將軍的蹄子由馬籠裏抽出來，張開爪子，伸着去抓他，蹄子上帶着銀馬刺，可是馬刺嵌小輪的地方是一隻眼睛。

是普通的眼睛。圓圓的，黃黃的睛珠，這銳利的眼睛，直瞪着中尉的心坎。

眼睛可愛的閃着光，說着話，——不曉得是怎麼的，那眼睛自己也說道：

「不怕！……不怕！……到了自然會好的！」

他用手把中尉的頭粘起來，睜開眼睛，他望見了那帶着紫色捲髮的瘦臉和那可愛的黃黃的眼睛。剛才的那眼睛。

「你把我嚇壞了，可憐蟲。陪你受了一禮拜的折磨。想你是不會好的。我孤零零的一個人處在荒島上。什麼藥也沒有，也沒有人幫忙。光靠着喝開水。就那一點開水你才上去還時時刻刻的吐個不

……至於水呢，壞極了，鹹得不能入口，你的胃口又服不了。」

這些溫柔的，驚人的話，勉強的鑽入到中尉的意識中了。

他慢慢的起來，用那死呆的眼睛環顧着。

四面都是魚堆。野火在燒着，探條上掛着鍋。鍋裏水在翻滾着。

「怎麼一回事？……這是在那裏？……」

「唉，忘記了麼？不認識了嗎？我是馬柳特迦！」

中尉用那纖弱的，秀明的手拭着額頭。

他想起來了，神疲力倦的微笑着，低聲說：

「是的……想起來了。魯濱孫和禮拜五！」

「唉，又說胡話的嗎？拉倒你的禮拜五吧！不知道今天是禮拜幾了。日子完全都過糊塗了！」

中尉又微笑起來。

「不是日子！……是人名……有一部小說，敘述着一個人船破了以後就漂流到一個絕無人跡的荒島上，他有一個朋友，叫禮拜五。你從來沒有看過這部小說嗎？」他躺到皮衣上咳嗽着。

「沒有……我看過好多小說，可是不知道這一部。你躺一下，靜靜的躺一躺吧，別動。不然又會病了。我現在煮魚去。你吃吃結實點。差不多整禮拜你除過水以外什麼也沒有入口。你瞧你瘦成蠟人一樣了，都要透亮了，躺下去吧！」

中尉懶洋洋的閉着眼睛。那金屬的和水晶的樂器都在他腦子裏響起來，他想起那帶着水晶小鈴的喇叭，就低低的笑起來。

「你怎麼呢？」馬柳特迦問道。

「想起了……當我昏迷不醒的時候，做了一個很可笑的夢。」

「你在夢裏大吵着！喊着口令，罵着……鬧得天翻地覆。那時野風在狂嘯着，周圍一片荒涼，我孤零零的一個人在這絕島上陪着你，可是你總是昏迷不省。真可怕死人，」她凍得縮着身子：「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可是你怎麼忙過來了呢？」

「就這樣忙過來了。我最怕的是你餓死了。除過水以外什麼也沒有。剩下的小煎餅都用開水澆泡喂你吃完了。現在所有的只是周圍的魚堆。可是那樣鹹的魚，病人怎麼會吃下口呢？呵，當我一看見你回顧的時候，看見你眼睛睜開的時候，我心裏當時就輕鬆了。」

中尉伸着手。將那纖細的，美麗的，雖然有點僵的手指，放到馬柳特迦的路膊上。輕輕的撫摩着說：

「謝謝你，親愛的。」

馬柳特迦臉紅了，把他的手拿過去。

「別謝吧！……值不得謝的。怎麼呢，你以為白白的看着一個人去死了嗎？我是獸呢，還是人呢？」

「你知道，我是白黨的軍官……是敵人呢。怎麼還服侍我？自己的命運幾乎難保呢。」

馬柳特迦遲疑了一下，打着寒噤，揮着手笑道：

「那裡敵人？連手都拾不起來了，——算什麼敵人？我同你是命該如此的。沒得一鎗把你打死了——那是我生來頭一次打空的，哦，我要招呼你一輩子呢。給，吃吧！」

她把鍋端到中尉跟前，裡邊漂着肥騰騰的乾鱈魚。透明的噴香的魚塊，噴着可口的香氣。中尉到鍋裡撈起了一塊。狼吞虎嚥的大吃着。

「就是鹹得要命。簡直鹹得刺嗓子。」

「一點法子也沒有。是淡水也好——可以把他好好的泡一泡。可是倒運的事情都湊到一塊了。魚是鹹的——水也是鹹的！真是倒霉又倒霉，他媽媽的！」

中尉推開了鍋。

「怎麼呢？不想再吃了嗎？」

「不吃了。吃飽了。你自己吃吧。」

「擲他媽的去吧！我早就吃厭了。好像刺一般的還在發子裡刺着。」
中尉以肘支頭，躺着。

「唉……有口煙吸也好！」他苦悶的說。

「吸煙嗎？早些說也好。口袋裡還有謝明剩的一點煙末。有點濕，我把他烘乾了。知道你愛吸煙的。吸煙人尤其是在病後想吸得很。這不是，拿去吸吧。」

中尉很受感動的接了煙包。他的手指都顫抖了。

「你真可愛極了，馬柳特迦！真是好保姆！」

「大概沒有保姆你不會活吧？」馬柳特迦冷淡的答着就臉紅了。

「就是紙沒有了，最後剩了一張紙，還都叫你那位紅黨的代表把我拿去了，煙斗也叫我弄丟了。」
「紙……」馬柳特迦想了一下。

後來毅然決然的將中尉身上蓋的皮衣揭過來。入手到口袋裏掏出一個小信封。她將小信封上的細繩解開，取了幾張紙給中尉。

「給你一點紙拿去捲煙去吧。」

中尉接過紙，細細的看了一下。望着馬柳特迦。他眼裏閃出躊躇的碧藍的光輝。

「這不是你的詩嗎？你發瘋了嗎？我不要！」

「拿去吧，小鬼！你別裂了我的心吧。媽媽的！」馬柳特迦吵着。

中尉望着她。

「謝謝你！我永遠都忘不了這的！」

從紙角裏撕了一小片，捲上煙草，吸着，隔着那捲煙上發出的一縷縷縷的青煙，遠遠的望着出神。馬柳特迦的眼睛死死的釘着他。突然問道：

「我看着你，總是不明白。爲什麼你的眼睛這樣的藍！一輩子那裡也沒有見過這樣的眼睛。簡直

藍得海水一般，跳到裏邊都要淹死了。」

「不曉得，」中尉回答道：「生來就是如此的。好多人都說是異常的顏色。」

「不錯……並且，當我們剛把你俘虜來的時候，我就想道：他的眼睛是怎麼着呢？你的眼睛真危險！」

「對誰危險？」

「對女人危險。一見就鑽到人心裡了！真是撩人的！」

「撩動你了嗎？」

馬柳特迦禪起來。

「你這個鬼傢伙！你別問！聽你的吧，我去打水去。」

站起來，冷淡的掂着鍋，可是，剛閃過魚堆，又高興的轉回身來，照從前一樣說：

「我的藍眼睛的小傻子！」

第八章

這裏什麼也無須解釋的。

三月的太陽含着春意了。

三月的太陽，用他那熾熱的的嘴唇，溫存的吻着這天鵝絨般的蔚藍的阿拉爾海。

第三天中尉就出來了。

坐到魚倉跟前，曬着太陽，那復活的，愉快的，蔚藍的，海水一般的眼睛，到周圍環顧着。

那時馬柳特迦將全島都走遍了。

最後一天晚上她回來了。

「我告訴你！明天搬家吧！」

「往那搬？」

「往那裡搬，不遠呢。到這裡約有八哩地。」

「那裡是什麼呢？」

「我到了——所漁人的小屋，整所院落！又乾又結實，連窗子上的玻璃都完全著的。有爐子，食具，破舊——一切都能用的。最要緊的是一張木床。不會再睡地下了。最好我們一下兒就搬吧。」

「誰會曉得呢？」

「我已經告訴你的，並且還揀得有東西呢。揀得很不錯的東西！」

「什麼？」

「爐子後邊的牆角裡，藏的有口糧。呵，那裡剩的還有一點米和麵，約有半普特（註）。雖然有點壞了，可是吃是可以吃的。大概是秋風起的時候，漁人們都慌慌忙忙的收拾着走，把牠忘了。現在有救了——別愁吧！」

早晨就收拾着到新的地方去。馬柳特迦駝一般的背着東西在前走着。一切都是她帶着的，什麼也不讓中尉拿。

「你拉倒吧。不然又會病了。自己要保重一點。你別擔心！我拿動了！看我外面瘦，實際上到結實呢。」

正午的時候到了小木屋了，打掃了雪，用門子將脫了樞紐的木門綁了綁。裝了滿滿一爐子鱈魚鱈起來，都帶着幸福的微笑圍着爐子烘着。

「好極了！……真是帝王的生活！」

「真能幹，馬柳特迦！我終生終世都要感激你！沒有你我早都不會活了。」

「顯然的事，你們那老爺派的！」

註 一普特等於四十磅。

她默然了一下，在火上拭着手。

「倒很暖和……可是我們將來怎麼辦呢？」

「什麼辦嗎？等吧！」

「等什麼呢？」

「等春天。已經不久了。現在三月半了。大約再過兩禮拜——漁人就會來製魚的，那時我們就有救了。」

「有教才好呢。不然，光吃魚，光吃那壞了的麵，我們是不會活得久的。支持兩禮拜，再下去就非死不可了！媽媽的！」

「你這是一句什麼口頭語——媽媽的？是那來的？」

「是我們亞斯特拉汗的家鄉話。漁人們常說的。是罵人的話。我不愛罵人，不過有時心煩的時候，就這樣的罵一句來暢暢心。」

他用探條攪着爐子的魚問道：

「你給我說過，你要給我講一個島上的人和禮拜五的那個故事的……爲什麼白坐着呢，……說吧，我很想聽故事。從前好多女人們都愛集到伯母家裡聽老媽子說故事。他大概有一百歲了，或者還多呢。拿破崙她還記得呢。當她說起故事的時候，我一下不動的坐到那牆角裡。我抖顫着。只恐怕放過一個字。」

「你叫給你說魯濱孫瀝流記嗎？大半我都忘了。我看過很早了。」

「你想一想吧。你想起多少就說多少！」

「好吧。盡力想着說吧。」

中尉半閉着眼睛，想着。

馬柳特迦將皮衣放到床上，坐到爐子跟前，牆角裏。

「來，來坐到這裡吧。這角裡暖和點。」
中尉去到牆角裡。爐子裏發着熊熊的赤熱。

「哦，你怎麼着呢？開口吧。我忍不住了。我很愛這些故事。」
中尉用雙手支着下巴。開始說：

「在利物浦城裡有一個富人。他的名字叫魯濱孫……」
「這城在什麼地方呢？」

「在英國的……有一個富人魯濱孫……」

「等一等！……你說是富人嗎？可是為什麼一切的故事裡說的都是關於富人和皇帝的？為什麼沒
有關於窮人的呢？」

「不曉得，」中尉躊躇的答道：「我腦子裡，從來不會想到這個。」

「大概這些故事都是富人自己做的。這反正同我都是一樣的。想作詩，可是對於作詩的學問不很
够，我很想關於窮人好好的寫一寫。不要緊，學一學再去寫。」

「是的……這位魯濱孫就想着周游世界，曠世世界上的人是怎麼樣過生活的。於是就坐上一個大
帆船出發了……」

爐火在熊熊的燃燒着，中尉流露着那悠揚的音調。

慢慢的想着，他竭力的詳盡的說着。

馬柳特迦聽到故事的最有力的地方，呵呀的翻譯着。

當中尉說到魯濱孫船破的時候，馬柳特迦激烈的聳着肩問道：

「什麼呢，除他以外盡都淹死了嗎？」

「是的，都淹死了。」

「他們的船長一定是饑子，或者是在船破以前的時候，他喝酒喝得醉的人事不省了。事實上，我

相信一個好船長會把一船人能命這樣白白的葬送了。比方這次我們失事的時候，死了幾個人，頂多就死了兩三人，其餘的都救出來了。」

「怎麼呢？我們的謝明和韋恩兒已經都淹死了。那麼，這就是你這個船長不好，或者船破以前你喝醉了吧？」

馬柳特迦大吃一驚。

「你真會賴，媽媽的！哦，往下說你的吧！」

當說到禮拜五的時候，馬柳特迦又打斷他的話說：

「這就是你爲什麼給我叫禮拜五的吧？你大概是這位魯濱孫了吧？你說禮拜五是個黑人嗎？我早遇黑人的。在亞斯特拉汗馬戲園子見過的。很多的毛，嘴唇子——哦，臉看着真怕人！我們跟他象」

「比着豬耳朵，叫道：給你豬耳朵吃吧。他氣極了。撒着石子打我們！」

故事上說到海盜襲來的時候，馬柳特迦望着中尉。

「十個人來攻一個人嗎？真混蛋，她媽媽的！」

中尉說完了。

馬柳特迦帶着幻想的神情，縮着身子，靠着他的肩。微睡的樣子唧噥道：

「真好。大概你還知道好多故事吧？這樣你每天給我說故事好了。」

「怎麼呢？難道你還愛這些嗎？」

「很好。我很愛。就這樣來消遣吧。這樣就不知不覺的過去了。」

中尉打着呵欠。

「你想睡了嗎？」

「不……我病後太弱了。」

「唉，你這柔弱的人！」

馬柳特迦又抬起手來，溫存的撫摩着中尉的頭髮。他奇異的睜着那藍眼睛。望着她。由他這一副眼睛。把馬柳特迦心裡的熊熊的情火煽起了。她不自主的低下頭來，伏到他臉上，用她自己的粗硬而乾燥的嘴唇，在他那抖顫的嘴唇上，緊緊密密的吻着。

第九章

這裡證明雖然沒有心律，但是還是人的生存決定了人的意識。

近衛軍的中尉郭魯奧特羅要算馬柳特迦死簿上的第四十一名了。也算她處女的愛簿上的第一名了。

在馬柳特迦的心靈裡對於中尉，對他的纖手，對他的柔聲，而尤其是對他的異常的碧藍的眼睛，生了無限的溫柔的情愛。

由他這眼睛，由他這極藍的眼睛，在馬柳特迦的心靈裡煽起了熊熊的火焰，這火焰燃燒得使她抖顫。使她兩腿都酸軟了。

那時她忘却了悶熱人的阿拉爾，忘却了令人欲嘔的鹹魚與腐麵；對那島外的繁華世界的人生，起了無名的苦戀。白天作着那照例的工作，烙着小煎餅，煮着那厭了的把牙床都吃爛了的乾鱈魚，不斷的出去到岸上瞻望着那一心期待的船帆，有沒有鳥一般的振翅飛來呢。

晚上，當夕陽西沉的時候，她回來躺到屋角裡自己的床上，縮着身子，可愛的伏到中尉的肩旁，聽着故事。

中尉講了許多故事。他很會講呢。

夜間，她溫順的，可愛的，春天的牛犢一般的沉醉到中尉的煽起的熾熱的情火裡，使得她心魂都蕩然了。

她雖然魂消的徹睡着，嘴脣在那恍惚的，好似由內心發着幽光的面孔上，幸福的抖顫着。

時光微微的波浪一般徐徐逝去了。

一日，中尉坐到小屋的門限上，晒着太陽，望着馬柳特幽約在行的飛快的劃着魚鱗的手，他皺着眉頭，聳着肩說：

「哼……多沒意思，真討厭極了！……」

「你說什麼呢，好寶貝？」

「說沒意思……一切的人生都是連綿不絕的空虛。什麼良智，理想。都是廢話！都是地圖上的二個符號。近衛軍的中尉嗎？……這近衛軍的中尉算什麼傢伙。我要生活。我要了二十七歲了，可是實際上我看我完全沒有過過的一般。揮霍了大堆的金錢，風塵勞碌的到各國去求理想，可是那空虛的，不滿意的死愁時時在心靈裡侵蝕着。我想，——如果那時有人告訴我，我的最圓滿的日子將在這蔥然人的大海中間的蔥然人的沙島上來過——那我無論如何是相信的。」

「你說什麼日子呀？」

「最圓滿的日子。不覺得嗎？這怎麼能說得使你懂得呢？哦，就是這樣的日子，就是你不覺得自己是處於孤立無助的地位，不覺得全世界都是含着敵意的來反對你，而是你完全溶化到這樣的，——他展開兩臂，「宇宙的大自然裏。感覺到我现在是和牠們分不開的。牠的生命即是我的生命。比方這白浪呼呼的呼吸着，這不是白浪呼吸的，是我呼吸的，是我的精神，我的肉體。」

馬柳特迦放下刀子。

「你是說有學問的話的，這些字眼我都不全明白，可是我老實說——我現在是幸福的。」

「話的說法有不同，而實際是一樣的。現在我也想着——最好是永遠不要離開這赤日燦金的隱人的沙島，永遠留到這裡，過着獸一般的快樂的生活。」

馬柳特迦呆呆的凝視着荒沙，彷彿在想着什麼心事似的。失錯的，溫和的笑起來。

「不……沙島……我不願留到此地。將來會把人懶壞了的。自己的幸福也沒有人可以告訴的。」

四面八方都是死魚堆。最好漁人早點來打魚吧。轉眼就到三月廬了。我懷念着那些活人的生活。」

「難道我們不是活的嗎？」

「活倒是活的，可是麵只够吃一禮拜了，麵是壞了的，要吃下病的，麵完了吃什麼呢？並且，你最好想一想吧，寶貝，現在不是袖手享樂的時候。那裡我們的人都在流血鬥爭呢。每一隻手都有用的。我不能夠這樣安然的遊手好閒着。我不是爲這才來發誓投入紅軍的。」

中尉吃驚的瞪着眼睛。

「怎麼呢？你還想去當兵嗎？」

「你說怎麼呢？」

中尉默然的到門限上揭下一根乾木杆，在手裡折着。懶洋洋的一字一板的說道：

「真是小怪物！我想要告訴你，小馬柳特迦：這些沒有意思的事情我真厭死了。多多的流血，多年的殘暴。我不是生來就是當兵的。我從前也會有過人的好生活。在歐戰前的時候，我是一個大學生，是研究語言學的。終日理頭於我的最親最愛最忠實的書堆裏，我有許多的書。我房間的三堵牆都被書堆滿了。晚上窗外那聖彼得堡的濕霧好似要抓人吃的獸爪似的可怕，可是在我的房間裡生着暖爐，電燈上罩着藍色的燈罩。坐到安樂椅上看着書，心裡感覺到彷彿現在似的萬慮俱忘了。心花怒放着，就是花的微顫都能聽見的。心花開的彷彿像春碧桃一般的可愛。你明白嗎？」

「哼，」馬柳特迦注意的答道。

「可是我的倒運的日子到了，這些都崩潰瓦解，煙消雲散了……現在我還記得那天的。我坐在別墅裡的露臺上，看着書，就是看得書還記得呢。那是斜陽四沉的晚上，血紅的晚霞在天空流散着。我父親搭車由城裡來了。手裡拿着報，生着氣，他只說了一句話，可是在這句話裡是含着死氣沉重的。那句話就是：戰爭。這話可怕的，血淋淋的好像血紅的，讀似的。父親又說道：「你聽着吧，你的會祖父，祖父，父親都第一次應招爲祖國而犧牲去了。我希望……你怎麼呢？……」他沒有白希望呢

。我離開了書本。那時就忠誠的去……」

「怪極了！」馬柳特迦跳起來，聳着肩：「怎麼呢，比方要是我的老子喝醉了酒，把腦袋往牆上撞，那我一定也要照着到牆上撞嗎？我真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中尉嘆了一口氣。

「是的……這你是不會明白的。你的頭上從來不會壓過這樣的大帽子：名望，門第和義務……這些我們從來是崇尚的。」

「哦？……我對我的死老子也是很愛的，可是如果他是一個呆頭呆腦的酒瘋子，那我一定要跟他學。拉倒你祖宗的蛋吧！」

中尉歪着嘴惡意的笑了一下。

「不拉倒。戰爭真是把我弄毀了。用自己的手將自己的活的人的心，沈浸到那世界的，膿血淋漓的，齷齪似的戰爭的污坑裏了。革命起來了。我信他如同信我的未婚妻一般……可是他……我當軍官的時候，沒有拿手指彈過一個兵士，可是那些逃兵在戈美爾車站上把我摀住，撕了我的肩章，往我臉上唾着，拿毛刷的尿汁到我臉上塗。爲了什麼呢？我看那革命的面貌才是一副歪眼臉嘴，滿臉梅毒的醉漢……我跑到烏拉爾去了。我還相信祖國。我又去爲被蹂躪的祖國而戰爭去了。爲雪那撕我肩章的恥辱而戰爭去了，我打了好些仗，於是看見無所謂祖國，所謂祖國者也是同革命一樣的空虛。他倆都是愛喝人血的東西。可是雪爲那撕我肩章的恥辱是值不來的。於是我就想起來真正的，唯一的，人類的祖國——思想。我想起我的書籍了，我想去埋頭於牠們裏邊，求牠們寬恕，同牠們在一起。至於什麼爲祖國，爲革命，爲這膿血淋漓的污坑，——都滾他媽的去吧。」

「你要知道……地球都撕成兩半了，人們爲着真理都肝腦塗地的去鬥爭，可是你光遊手好閒，無所事去看小說嗎？」

「不知道……也不願知道」中尉冷笑的叫着跳起來。「只知道一件事，——我們是住在將要沈沒

的地球上的。你說得對：「地球要擱兩半了。」是的，擱了吧，把這老傢伙撕碎了吧！統統都毀壞了吧。都連根帶葉的把他拔出來吧！由空虛而毀滅了他吧！這地球從前是少壯的，豐饒的，還有未發現的新地，無窮的富源。完了。沒有什麼可發現的了。人類一切的才智都集中到那怎麼樣去保存那所積累的財富，怎麼樣去苟延殘喘的再延一世紀，一年，一分鐘。技術，不過是些死的數學公式。就是思想也不過是些不結果實的數目字，時時打算着如何去絕滅人類。世界上所留下的財富，他們爲着要多供自己使用一天，多往自己的腰包裏裝一點，於是就要多絕滅些人類。滾他媽的吧！……除過自己的以外什麼真理都不想了。你們這些布爾雪維克又怎麼呢，你們以爲發現了真理嗎？想拿一份口糧和命令去換人類的活活的心靈嗎？得了！這些事情我要洗手了！我再不願來污了我的手了！」

「你是王孫公子嗎？是貴族嗎？你舒舒服服的讓別人去替你挖毛廁嗎？」

「是的！讓他去吧！讓他媽的去吧！別人，——誰高興幹這個讓他去乾吧。你聽着，小馬柳特連！我們一從此地出去的時候就到高加索去吧。在那裏，在蘇胡木附近有我一所小別墅。我們到了那裏以後，整天埋頭到書堆裏，其餘什麼都不管他了。過着清閒幽雅的生活。什麼真理都不想了！——只要安閒。你也可以去讀書了。你不是說你要讀書嗎？自己怨恨着沒有學問。這你可讀書吧。一切我都替你辦。你從死裏把我救出來了，這我是不會忘却的。」

馬柳特連激然的跳起來。舌尖好似釘子一般的說：

「那麼，我是這樣明白你的話的，你的意思是說，現在當人們正在爲着自己的真理去肝腦塗地的鬥爭的時候，叫我陪你左擁右抱的在那溫柔鄉中過生活，吃着那每塊都浸着人血的菓子糖嗎？是這麼着的嗎？」

「爲什麼你這樣粗野呢？」中尉氣悶的說。

「粗野嗎？你這是甜言蜜語吧？不，你等着吧！你漫罵着布爾雪維克的真理。你說你不願知道牠。可是你從來知道牠不知道呢？你知道牠的實質是什麼？你知道牠是用人的血汁和眼淚培養成的嗎？」

「不知道。」中尉無精打采的說：「我只奇怪你是一個姑娘，竟學得這樣粗野，竟想同那些醉漢，那些滿身虱子的無業流氓去殺戮搶掠。」

馬柳特迦手插着腰，說：

「他們或許身上有了虱子，可是你的心肝都叫虱子穿通了！我同這樣的東西在一起真羞恥。你真無血無汗的軟體動物！小馬柳特迦，我們出去到那溫柔鄉中過生活，過那清閒幽雅的生活吧。」她嘲弄道：「叫別人去流着血汗種地，可是你呢？唉，你這小狗仔子。」

中尉發起火來，倔強的咬着薄嘴唇。

「你敢嗎！……你別忘了……無賴種！」

馬柳特迦走到他跟前，抬起手來，照那憔悴的沒有刮臉的頰上給了他一個耳巴。中尉退了兩步，抖擻着，捏着拳頭。濺着唾沫星子說：

「幸虧你是女人！不同你一般見識……你這敗類！」

於是就躲到小屋裏去了。

馬柳特迦無精打采的望着那又痛又癢的手掌，揮着手，自言自語道：

「這樣倔強的人！唉哈，你媽媽的！」

第十章

這裏，中尉郭魯奧特羅聽見那地球崩壞似的轟然的一聲，作者就嘆以後中尉和馬柳特迦三天就沒有說話了。

可是在這島上誰也不能離開誰的。於是春光就把他們和解了。

明媚的春光，徐徐的煦浴着。

春日好似金蹄一般的，將島上單薄的雪白鎧甲，早已踏破了。隨這濃濃的暖玻璃色的海水上，感了鬆軟的，純黃的，時辰雀色的沙島。

正午的時候，沙晒得好是烙人了。

一輪紅日，在那被風吹得如洗的青空裏疾駛着。

由這煦煦的陽光，徐徐的清風和他兩那將成病的，已經孱弱了的身體，伊時顯不着去吵嘴了。他兩終日在岸邊的地上徘徊着，目不轉睛的望着那玻璃色的水，用那望眼欲穿的眼睛尋覓着船帆。

「我不能夠再忍受了！如果再等三天沒有漁船來——我一定要自己用鎗打死我！」馬柳特迦絕望的呻吟着，無精打采的望着碧藍的大海出神。

中尉輕輕的喘着。

「你稱我是無血無汗的軟體動物，現在你可受了吧！不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忍受一點吧！你有去做土匪頭的一條路！」

「你爲什麼想起舊事呢！別提他吧！過去就算了。我罵你，因爲值得罵。我心裏發氣的是因爲你是三個廢物，是一個不中用的東西，雖然你侮辱了我，我總是心痛你，滿心疼愛着你這雙眼睛的鬼。」

中尉哈哈大笑的仰着臉到翻熱的沙地上，腿亂踢着。

「你怎麼的，餓了嗎？」馬柳特迦說。

中尉哈哈大笑着。

「哦，你這瘋子！你說吧！」

可是當馬柳特迦的拳沒有打到他腰裏的時候，中尉還不止呢，他起來，拭眼脛裏可笑的淚珠。

「哦。你笑什麼呢？」

「馬柳特迦，你真是一個好姑娘。誰見你都會樂起來呢。死人見你都會和你跳起舞來呢！」

「怎麼呢？你以為最好是腳踏兩家船，倒了東家靠西家嗎？你自己睡眼不明，叫別人也討厭你嗎？」

中尉嘻嘻的笑起來。照馬柳特迦的肩上拍了一下。

「祝你萬壽無疆，我的女英雄，我的可愛的禮拜五！你把我轉回頭了，你是我生命的長壽丸。照你的話，我再不去腳踏兩家船了。我自己看着我現在也不是埋頭讀書的時候呢，還早着的。不，還要幹一幹，還要摩拳擦掌的去同他們拚一火，叫他們都知道我們還在幹呢！」

「怎麼呢？難道實際上你真聰明了一點嗎？」

「聰明了一點了，我的小饒子！聰明了一點了……謝謝你，——你把我教會了！如果我們現在不聞不問的坐到那裏讀書，把世界完全交給你們管，那麼你們會把牠弄得叫我的子子孫孫都哭天無路呢。不，我的親愛的小饒子，如果我們的文化要反對你們的文化，那麼就反對到底吧。一直到——」

他噙着自己的話打斷了。

那極藍極藍的眼珠，死死的釘到地平線處，狂喜的赤焰在眼裏燃起了。

伸着手，用那顫抖的聲音低聲說：

「帆。」

馬柳特迦的內心真好似受了什麼擊撞一般，跳起來就發見：

遙遠而遙遠的，在蔚蔚的地平線近處閃爍着，微顫着，細動着白白的小點——迎風微擺的船帆。馬柳特迦用手掌緊緊的按着自己抖顫的胸脯，眼睛死死的釘着那飄擺的白白的小點，還不敢相信那就是久所期待的船帆呢。

中尉由她旁邊跳起來，拉住她的手，將她的手由胸上拿下來，跳着舞，牽着馬柳特迦繞着自己轉。

飄着，高高的抬着那穿着破褲子的細腿，清亮的唱道：

蔚藍的海上，

孤帆在微微的飄蕩……

砰！砰！磅！磅！

孤帆兒迎風飄蕩！

「哦，你這餓子！」馬柳特迦快活的喘着氣說。

「小馬柳特迦！我的餓子，我的可愛的女皇后，救星來了！有救了！」

「怎麼呢，餓子！現在大概你自己也想由這荒島上到那繁華世界上去了吧？」

「想，想！我已經給你說過我想！」

「別忙！……給他們一個暗號！打一個招呼！」

「爲什麼打招呼？他自己會來呢。」

「可是如果他們要去到別的島上怎麼辦呢？漁人說此地的島多着呢。或許他由這跟前走過不上來呢。去到屋裏把鎗拿來！」

中尉奔跑，到屋裏。高高的掄着鎗跑出來。

「別發氣，」馬柳特迦大叫道：「快放三鎗！」

中尉將鎗托抗到肩上。那震耳的鎗聲將這四週的沉寂都衝破了。每放一鎗的時候，中尉都動搖一下。只到這時他才明白他是弱到什麼地步了。

船帆已經可以清清楚楚的望見了。很大的，紅黃色的船帆，鳥羽一般的愉快的在海上飄展着。

「誰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呢，」馬柳特迦望着說：「這是什麼船？不像漁船，的確不小。」

船上聽見了鎗聲，帆轉了方向，船身顛斜了一下，一直就向岸上駛來了。

帆下隱約的露著二位穿著黑膠衣服的身軀。

「大概是營業的巡船。只是不明白在這時候誰還來巡查呢？」馬柳特迦在低聲嘟囔着。

大約有五十俄俄的樣子，船又使起左帆了。船尾上一個人站起來，雙手付到嘴上，彷彿用傳音筒似的叫着。

中尉顫抖着，突然將鎗向沙地上一擲，往前撲着，打了兩個箭步，一直跳到水跟前，伸着手，發瘋了似的大叫起來：

「烏啦！……我們的！……我們的！……快一點，諸位，快一點。」

馬柳特迦的眼睛死死的釘到船上，望見舵柄上坐的人的肩生閃着金色的肩章。

她驚懼的撲向前去，顫抖着。

剎那間電閃一般的在她腦子裏映現着：

冰……藍的水……葉秀可夫的面容和他的寄語：「要是萬一遇見白黨的時候——不要拿活的交給他。」

她喘了一口氣，咬着嘴唇，拾起那擲了的鎗。

她用絕望的聲音大喊着：

「喂，你……向後去！給你說叫你向後去，小鬼！」

中尉揮着手，站到腳膝深的水裏。

突然間他聽到由背後來了帶着火光的地球崩壞一般的轟然的一聲。他還沒來得及去明白為什麼——往旁邊一閃，想脫逃了這災禍，這地球崩壞似的轟然的聲音也就是他在這世界上聽見的最後一聲了。

馬柳特迦呆呆的望着那倒了的人，失了知覺的在蹣跚着左脚。

中尉的頭倒在水裏。鮮紅的血漿，由那打碎了的微顫的腦壳裏流出來；在那玻璃色的海水裏開散

着。

馬柳特達走向前去，彎下腰。痛哭着撕破了胸前的衣襟，放下鈴。
水裏邊的玫瑰色的神經纖維上流出來的眼珠還在微動着。藍藍的好似海水一般。眼球在迷惑的可憐的望着她。

她跪到水裏，想把那死屍拉起來，把那打破了的頭搬起來，她忽然的又倒到死屍上，將凝的血漿澆滿她一臉，碰拉着細銳的脖子痛哭道：

「我的心愛的！我幹嗎了呢？你醒醒吧，我的心愛的藍！藍！眼！睛！的！」
船駛到沙岸上了。船上的人都在麻木的望着。

一九二四年十月，原作于列寧格勒。

一九二八年七月，譯于莫斯科，十二月校抄于列寧格勒。

第四十一

著者：
譯者：
出版者：
發行店：

拉甫列涅夫
曹靖華
冀南書店
冀南書店
南宮、臨清、
衡水、
邢家灣

定價：

元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十二月 出版

初版——二〇〇〇